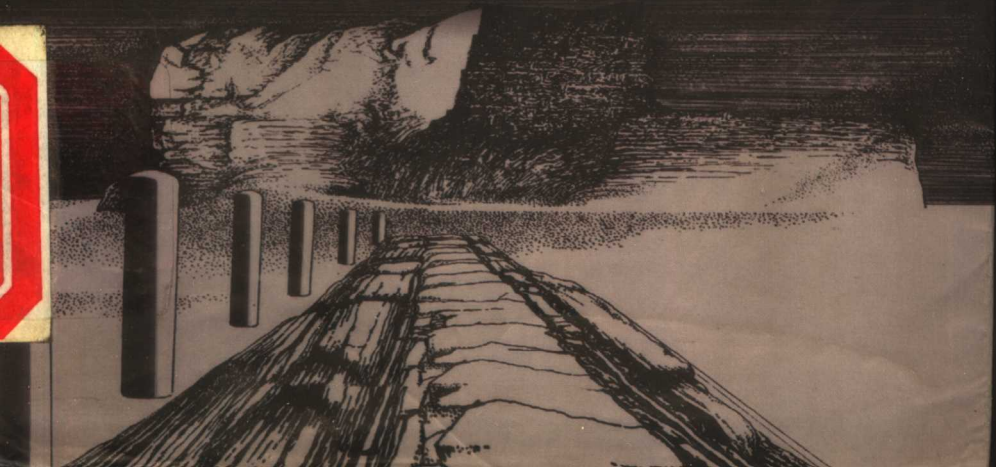


克尔凯郭尔文丛

中国工人出版社

致死的疾病

●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
张祥龙 王建军 译



致死的疾病

——为了使人受教益和得醒悟 而做的基督教心理学解说

[丹麦] 索伦·克尔凯郭尔 著

(原书出版时所署的笔名：安提-克里马库斯)

张祥龙 王建军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死的疾病/ (丹)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s.) 著; 张祥龙, 王建军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7 (克尔凯郭尔文丛)

ISBN 7-5008-1930-7

I. 致… II. ①克… ②张… ③王… III. 克尔凯郭尔, S. (1813~1855) -哲学-著作 IV. 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018 号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外大街)

通县鑫欣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 一、鉴于克尔凯郭尔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策划出版了本文丛，以期较全面地向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这位不凡的思想家。
- 二、文丛收选克氏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并陆续推出。
- 三、在译文水平上，我们与每部著作的译者共约严守“信、达、雅”的原则，宁缺毋滥，以为学术、为读者负责。请读者以这个原则监督我们。
- 四、当代有影响的青年学者刘小枫博士为本文丛作了总序，并为本文丛提供了大力支持和非常好的建议；他关于 Kierkegaard 的译法建议，我们保留在他的总序里。本文丛的译者也都为博士。他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各为自己的译著写了导读性的序言。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7年7月16日

总 序

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并充满张力，即由不同的思想信念构成的张力，它推动着思想的发展，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想结构，就得了解其中的张力，了解形成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力的资料。

就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而言，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性张力之一。的确，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依情绪思想，以散文体写作的思想家，唾弃思辨哲学体系，注重思想的个体性生存实在感，有时甚至哽咽著述说切身的思绪；两人身体都不好（尼采体质虚弱，克尔凯郭尔腿有先天之疾），而且敏感得很，与女人也都有特殊的距离（独身）；他们两都看不起群众式的人，对伦理式的生活样式没有信心甚或感到愤慨或绝望。哲学对这两个人来说，不是冷漠的、与己身无关的思辨，而是纯然属我的倾情，这两位思想的世纪天才把思想从年逾千异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交还给纯然偶在的个体，以致有时他们的身体也不堪承负。凡此种种，都可谓思想的现代性事件：思想被引向个体的生存差异，成为偶在的个体的我在呢喃，哲学言述不再围绕普遍性知识，而是缭绕着“这一个人”。

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品质却又判若云泥，绝然是两种生存信念的表达：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

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都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就亲近尼采，诠释尼采者趋之若鹜，对 Kierkegaard 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甚至迄今此人之名的汉译乃显无措：克尔凯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祁克果、齐克果，不知何是。按丹麦文，Kierkegaard 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其人一生乃依基督信仰克服个体偶在之不幸和近代思想之舛谬的生命之果，带着自己个体偶在不知名何的颤栗和不安，走出了教会园地。可以说，路德把基督教带出了帝国式的教会，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带出了民族国家式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事业与整个民族的大业无关”），以致社团性的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个体性基督信仰（“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比普遍性的更高”）。在如此信仰中，个体的偶在性比历史的必然性更值得看重，无论这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尼采的永恒复返的巡回。

为什么汉语中国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

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1991年春，我应邀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该校的东亚系和克尔凯郭尔研究所的学者讨论过克尔凯郭尔著作的汉译问题。当时，国内克尔凯郭尔汉译著作寥寥无几，就我所知，较早的克尔凯郭尔文集是“历代基督教名著集成”中的一卷《祁克果的人生哲学》（香港基督教文艺版1963，500页），由思想史大师Karl Lowith指导选目，颇有特色（如关注其政治思想）。可惜汉译文笔不堪读。翻译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对汉语思想是一考验：思想气质和语文品质的考验。牟宗三读不通克尔凯郭尔，何足怪哉？据我自己的感觉，译克尔凯郭尔是一种精神的历练。

近年来，国内和台湾学界已有克尔凯郭尔的专著、语录和日记的汉译数种，可惜未见系统，诸多要著迄今未有译本，牛宏宝博士策划《克尔凯郭尔文丛》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位思想家，并触及个体生存心性的重生，值得欣赏；盼文丛能推动基尔克果思想研究，则克尔凯郭尔的汉语生存事件可望焉。

刘小枫

1997年7月16日于上海和田路

中译本导言

《致死的疾病——为了使人受教益和得醒悟而做的基督教心理学解说》是索伦·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rd, 1813—1855)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于1849年7月出版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在克尔凯郭尔以笔名发表的著作中，此书属于最晚出的那一批，可以视为他思想最成熟期时的代表作。克尔凯郭尔本人十分看重它，认为此书与《基督教中的实践》(1850年)都是“极有价值的”。而且，前者还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它使我能够在一個比我曾经梦想过的更宏大的范围内说明基督教；关键性的范畴在那里被直接地揭示出来。”^①

有许多个理由使这本篇幅并不很长的书成为“极有价值的”。首先，它“直接”讨论的问题即“自我”、“绝望”、“信仰”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讲是最关键的。虽然我们断言他讲的人生三个阶段——美学的、伦理学的和宗教的阶段——有绝对的高低之分，但毫无疑问，宗教阶段或信仰问题是他最关切的。其次，这本书分析信仰的方式不同于他较早时期使用的“辩证的抒情诗”（参见《恐惧与战栗》，1843年发表）的方式，而是一种更精炼、更有形式揭示力的、“代数的”表达方式。^②也就是说，在这本书中他更直接地和更深透地去暴露“绝望”与“信仰”的思想特点和“形式的”特点。任何人只要读

到本书第一部分的开头就会对这一点有所体会了。不过，切须注意，这里讲的“形式的”或克尔凯郭尔本人讲的“代数的”表达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概念的”方式有重大的不同。这种形式的分析更近乎一种现象学的分析，并不要超越人的原初体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去暴露这体验所包含的为概念的 and 观念的思想方式所达不到的“荒谬”之处、“无公度”之处。因此，这种形式的分析就不能与对于人生生存形态的描述或克尔凯郭尔惯用的“文学”笔法截然分离；相反，这种分析的最精彩处、最纯粹处都与那有现象学深度的文学笔法水乳交融，表现为“反论”、“反讽”、“幽默”等等，（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从形式上揭示出了人的真实经验、特别是朝向信仰的生存体验中的超概念维度。

因此，尽管克尔凯郭尔在语言上和表达程式上受到了（被他批评的）黑格尔作品的很大影响，尽管他也用“辩证法”或“辩证的”分析方法，但由于他不离开具体的、原本的个人体验的根本倾向，这些语言和方法在他那里都发生了质的转变；即从概念的把握转变为显现式的，从“正、反、合”这类公式化转变为生存境域式的，从命题的断定转变为讽喻幽默式的或苏格拉底式的。不可否认，“概念”或“观念”在黑格尔手里发生了在传统西方哲学看来是重要的变化，即所谓从“抽象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概念，并因而不能只靠传统逻辑中的定义方法来传达其含义。这具体的概念要在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中从正、反、合的不同角度或主体—客体—更丰富的主体的角度来层层展示或赢得自身的绝对意义。因此黑格尔也要讲“精神的现象学”，即主体如何在历史现象中一步步地克服其片面性而达到更纯粹和更自在自为的自身意识的历程。但是，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具体化”仍然是在一种抽象框架中的纵横捭阖而已。它没有达到人生真实体验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从理智上绝望的荒谬性，

更达不到基于对这种荒谬性的领悟而进入的应时发生的信仰状态（比如克尔凯郭尔心目中的“信仰骑士”所处的状态），因而不管它表面上有何等曲折的经历，从根子上是被概念（主体）的普遍性和目的论主宰着、度量着和规范着的。换言之，它只能有概念自我的现象学，而不会有真正的精神自我和信仰的现象学。所以，黑格尔视宗教信仰为低于哲学思辩的一种精神形态，其精神上的合理性可被吸收到后者之中。对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全力反对。在他看来，无论多么辩证化了的思辩理性仍脱不开抽象的普遍性，因而绝对达不到基督教信仰所要求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或个人的具体性和除基督之外再无真实依凭的生存境况。而《致死的疾病》全力从思想上去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生存的各种绝望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与罪和信仰（去除了绝望的被拯救状态）的关系。

此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致死的疾病是绝望”，主要探讨“绝望”（despair）的含义和它在人生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第二部分题为“绝望是罪”，主要分析作为罪的形态的绝望。可见，在这本书中，绝望代表一个关键性的思路。对于克尔凯郭尔，只要人还没有获得信仰，就处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绝望之中，尽管他的生存境况从表面上可以显得很正常。换句话说，绝望是对于人类迄今所处的绝大多数生存形态的刻划；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的美学境界和伦理学境界的分析为此论点做了有力的铺垫。然而，他不满足于从心理学和人类学角度来阐发它，因而在此书的一开头就通过讨论“自我”的含义而对于绝望做了形式上的分析。

克尔凯郭尔指出，“自我”意味着在关联中发生的自身与自身的关联，因而只能是一种肯定性的而非否定性的“综合”，比如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可能性）与必然的综合。作

为肯定性的综合，这自我在与自身发生关联中就一定会使自身与另一个他者发生根本性的关联；而且，这他者只能被肯定性地理解为这整个自身关联的建立者。这样，我们看到，克尔凯郭尔的自我观与黑格尔的主体观有根本的区别。它不是实体性的，利用辩证的“关联”而发展自身；而是纯关系的，因而从根本上是开放的（能与“虚无”打交道的），并被这关联致命地构成或建立着。

可见，在这自我与它的建立者之间或就在这自我之中（因为它本身只是两极之间的综合，并必然关联到他者），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或相互构成的关系。偏于任何一边，不管是偏于自我还是他者，或偏于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这些对子中的任何一边，都会导致一种“错误关系”。而绝望就是指“那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综合关系中的错误关系”。^④由于自我不具有任何实体性而纯在自身关联中被建立，它在自身中就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微妙平衡的观念标准，并因而几乎是势不可避免地要滑向某一边。不管它滑向哪一边，都会陷入绝望，而当它想靠抓住两极中的某一极（人的感性和理智只能这么做）去避免绝望时，就势必更加失衡而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然而，可以看到，处于绝望之中就意味着以一种失衡的方式处于自我与他者的关联张力之中，因而潜在地更有可能意识到这种关联；所以，当一个人的绝望越具有自身关联性时，这绝望就越被强化，人也就越痛苦，但也越有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绝望的真正含义，并因此而越接近拯救的可能。如果他最终意识到一切以现成性为前提的努力都无意义，并因而完全彻底地要依凭于那在自身关联中建立他的力量而成为自身的话，他就会或才会从绝望中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信仰。

这样一个自我观和绝望观是这本书的思想中枢，一切论述都

是由此展开的。正是由于自我在自身关联中与他者关联并被建立，才可能有两种错误关系或绝望：“不要是其自身”和“要是其自身”；前者偏离开了自我的一极，后者偏离开他者一极。而且，这两种最重要的绝望可以以不同方式体现于其他的绝望形式中，这些绝望也都是由于“缺乏”了维持平衡所需要的某一极（比如有限性、可能性等等）而引起的。正是由于自我与他者的微妙平衡和根本性的开放性，许多绝望现象或绝望结构才是可理解的；比如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就一定与那建立了此自身关联者有关。如果这建立关联者被视为尘世之物，比如财产，那这人的自我意识就比较弱，他陷入的绝望也就比较低级。如果这自身关联的来源被视作他的恋人、他的家庭、他的人格一致性，那么这自我意识以及有关的绝望状态就越来越被强化了。如果这关联的建立者被视为上帝，那么这自我意识就被无限地强化，而在这种情况下还不与这建立者达成和解的意识就处于“罪”（sin）之中，不管它要不要成为其自身。所以罪中一定包含了违抗（defiance）和冒犯（offense）。违抗意味着意识到了上帝或在上帝面前而仍然坚守他的现成自我性。冒犯则意味着不接受基督为罪的赦免者，不承认人与神有着质的不同，因而被基督声称他有权赦免人的罪而冒犯，并以这种方式冒犯基督。这样，在罪中持续或不脱离罪的生存本身就是~~在犯新的罪~~，因为意识到了最终的自我建立者而仍固守一个封闭的自我及其绝望状态就是在犯最大的新罪。这里我们看到“时间（持续）本身”在一个终极形势中的构成力量。

由此亦可看出，克尔凯郭尔对于“个人性”和“特殊性”的强调只是一种突破黑格尔和传统西方哲学的手段或方式；他的思想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以个人主体性为终极实在的主体主义，而是更近于一种在人的实际生存中实现出来的个人自我与建立它的

他者之间的平衡论或相互构成论。这是一种在探求信仰的思想特点时达到的非概念的中道观。因此，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并不像它表面上或它（有时）生硬的表达方式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完全的反理性主义，它反对的或“冒犯”的只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概念理性主义，而它本身对于自我和信仰确有一种更深的非现成领会，而这种领会是有构成意义上的理性或理路（“启示”或“开启”的原本含义）可言的。“致死的疾病”是绝望，但这绝望是可治愈的，即被“基督”代表的那样一种人与神、有限与无限、我与他之间微妙平衡的发生状态（“复活和生命”）所治愈。

本书发表时用的笔名是“安提—克里马库斯”（Anti-Climacus）；将它译为“反克里马库斯”并不完全合适。按照 H. 洪的看法，“安提”（Anti）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反对”，而意味着一种等级上的“在前”或“先于”。^④克尔凯郭尔在发表《哲学片段》（1844 年）和《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 年）时所用的笔名是“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在那里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从哲学角度、而非有明确的终极关切的基督徒角度而做的分析，因而与“安提—克里马库斯”的“为了使人受教益和得醒悟”（《致死的疾病》的附标题）而进行的关于绝望和信仰含义的直接探讨不同。克尔凯郭尔将克里马库斯所表达的思想境界视为比较低的，而将安提—克里马库斯所表达者视为相当高的，甚至高过了他本人实际上所能达到者（这也是他在长时间的思考后最终还是决定用笔名而非真名发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他这样写道：

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和安提—克里马库斯之间有数个共通之处；但它们的区别在于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将自己置于相当低的地位上，甚至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人们可以察觉到安提—克里马库斯自视为一个处于极高层次上的基督徒。……我认为我自己所处的地位比约

翰尼斯·克里马库斯高，而比安提－克里马库斯低。^⑤

此书的第一部分由王建军译出，第二部分由张祥龙译出；张祥龙详细校定和修改了第一部分的译文。袁湘南先生和张德嘉女士承担了本书的文字打印工作，译者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译者识

1996年6月

目 录

总 序	刘小枫 (1)
中译本导言	(I)
前 言	(3)
导 言	(5)
第一部分 致命的疾病是绝望	(9)
A. 绝望是致命的疾病	(9)
甲. 绝望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自我的疾病。因此 可以有三种形式：在绝望中并不意识到有自 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绝望)；在绝望中不要 是自身；在绝望中要是自身。	(9)
乙. 绝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11)
丙. 绝望是“致命的疾病”	(14)
B. 这种疾病(绝望)的普遍性	(18)
C. 这种疾病(绝望)的形式	(24)
甲. 以不涉及它有无意识、而只涉及综合[的自我] 的构成成分的方式来考虑的绝望	(24)
一、由有限与无限定义的绝望	(24)
1. 无限的绝望是缺乏有限	(25)
2. 有限的绝望是缺乏无限	(27)

二、由可能性—必然性定义的绝望	(30)
1. 可能性的绝望是缺乏必然性	(30)
2. 必然性的绝望是缺乏可能性	(32)
乙、由意识定义的绝望	(37)
一、无知于绝望的绝望；或对于有一个自 我和一个永恒自我的绝望着的无知	(37)
二、意识到绝望的绝望并因此而意识到有 一个其中有某种永恒性的自我；于是 在绝望中不要成为它自身或者在绝望 中要成为它自身	(42)
1. 在绝望中不要成为自身：软弱的 绝望.....	(44)
(1) 对于世俗的绝望或对于世 俗事物的绝望	(44)
(2) 关于永恒的绝望或对其自 身的绝望	(54)
2. 在绝望中要成为自身：违抗 (defiance)	(59)
第二部分 绝望是罪	(67)
A. 绝望是罪	(67)
第一章 自我意识的等级（取得资格的条件： “面对上帝”）	(69)
附录：罪的定义包含了冒犯（offense）的 可能，对于冒犯的一般观察	(73)
第二章 苏格拉底对于罪的定义	(77)
第三章 罪不是否定而是一种主张(position)	(85)

关于 A 部分的附录：这样的话，罪在 某种意义上不就成了极罕见的了吗？（道德 方面）	(89)
B. 罪的持续	(93)
甲. 对于其罪产生绝望之罪	(97)
乙. 关于宽恕罪(冒犯)的绝望之罪	(101)
丙. 肯定性地抛弃基督教之罪, 宣称基督教为 非真理之罪	(112)
注 释	(119)
重要词及人名的英中文对照	(128)